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

通鑑卷第八 宋紀八 起開運元年九月盡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有奇

宋紀八

起開運元年九月盡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有奇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帝

開寶七年

遼保寧六年

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

先赴荆南丙寅復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

候洛陽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帝已

分遣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

羣臣可遣者以左拾遺知制誥開封李穆使江南穆至

諫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  
同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爾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  
見元宗於九泉矣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國主遂稱疾  
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  
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銳物力雄  
富恐不易當其鋒宜熟計之無貽後悔使還具言其狀  
帝以爲所諫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是日又命山南  
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  
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 冬十月乙亥朔遼主還上京  
甲申帝幸迎春苑登汴堤發戰艦東下丙戌幸東水

門發戰權東下 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鑑水  
部郎中龔慎修重幣入貢且買宴帝皆畱之不報 曹  
彬與諸將入辭帝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  
掠生民務廣威信使白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  
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  
斌平蜀多殺人帝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丁酉  
以吳越王俶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賜戰  
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爲俶前  
鋒且監其軍 乙亥曹彬等自蘄陽過江破峽口寨殺  
守卒八百人生禽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校王仁震王

宴錢興等三人 甲辰以曹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都指揮使初宋師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皆閉壁自守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異於它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走閏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帝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緝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爲浮梁先試於石牌口旣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邱陸萬友往守之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禽八百餘人 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扈蒙上言

晉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舍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最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歷送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歷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無因冒說史官以疏遠自隔何由得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竝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王戊曹彬等至當塗雄遠軍判官婺源魏羽以城降宋宋師先拔蕪

湖又克當塗遂屯采石磯 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

上所修五代史百五十卷明日帝謂宰相曰昨觀新史  
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虐也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眾於采石生禽馬步軍  
副部署楊收兵馬都監孫震等又獲戰馬三百餘匹初  
江南無戰馬朝廷每歲賜百匹至是驅爲先鋒以拒宋  
師旣獲之驗其印記皆朝廷所賜者 十一月癸未遷

秦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一千三百餘

人爲禁旅號曰歸聖

攷異宋史云歸聖水軍凡一千三百九十人爲歸

化軍今從楊仲良  
長編紀事本末

詔移石牌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

三日而成不差尺寸大兵過之如履平地初爲浮梁國  
主聞之以語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此必不  
成國主曰吾亦謂此兒戲耳於是遣鎮海節度使鄭彥  
華督水軍萬人天德都虞候杜眞領步軍萬人同禦宋  
師將行國主戒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 戊子  
吳越王俶遣使修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國  
主所遺書其略云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  
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遼沙門昭敏左道惑  
人遼主寵之以爲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兼侍中

後

遼史作十二月戊子然十二月無戊子也今作十一月

己丑知漢陽軍李恕敗



江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獲戰艦四十餘艘 甲午曹

彬等敗江南兵於新寨 攷異長編作新林寨宋史作新寨今從楊氏長編紀事本末

獲戰艦三十艘鄭彥華杜真與宋師遇真以所部先戰

彥華擁兵不救真眾大敗 遼涿州刺史耶律琮致書

於權知雄州孫全興其略云兩朝初無纖隙若交馳一

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長為鄰國不亦休哉

辛丑全興以琮書來上帝命全興答書許修好 攷異遼史應歷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宋遣使來賀此時和議未成宋不當遣賀或是遣人議和耳今不取 十二月

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記籍但稱甲戌歲

益募民為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之 丁未漢陽兵

馬監押甯光祚敗鄂州水軍於江北岸 吳越王俶率  
兵圍常州 己酉曹彬敗江南軍於白鷺洲 癸亥吳  
越兵拔利城砦 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新林港口  
庚午北漢攻晉州守臣武守琦敗之於洪洞 辛未  
吳越王俶敗江南兵於常州北境

八年

遼保寧七年

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

四千人於州界

壬寅遼望祀木葉山

初曹彬等師

未出帝命王明爲黃州刺史密授方略明旣視事亟修  
葺城壘訓練士卒至是以明爲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  
戰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等渡江敗江

南兵於武昌拔樊山寨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  
祚敗江南兵於溧水江南都統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  
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陳 乙酉帝御長  
春殿謂宰相曰古之爲君者鮮能無過朕常夙夜畏懼  
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  
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爲之而使天下無閒言哉爲  
臣者或不終名節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  
斯可戒矣發選此本君臣交儆之語宋史太祖紀刪去  
前一段但云朕觀爲臣者比多不能終始去  
忠孝薄而無以享厚福邪宰相居正頓首謝賜是專責  
臣下矣太祖之世未嘗誅戮大臣且其時趙普已罷相  
薛居正輩皆小心畏忌無所短長之  
流帝復何嫌而湊責之邪今從長編

庚寅曹彬等進

亭驛臨汴視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水戰 曹彬等敗江  
南兵於秦淮北 五月壬申朔以吳越國王錢俶守太  
師尚書令益倉邑 甲申吳越王俶言江陰寧遠軍及  
沿江諸寨皆降 丁酉王明破江南兵於武昌 辛丑  
河決濮州郭龍邨 初陳喬張洎爲江南國主謀請所  
在堅壁以老朱師宋師入其境國主弗憂也日於後苑  
引僧道誦經講易不卹政事軍書告急皆莫得通師傅  
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  
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年尚少國主委以兵柄繼  
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

與眾云北軍疆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戰者繼勦鞭其背而拘之由是眾情憤怒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城外旌旗滿野知爲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勦付獄殺之軍士爭鬪割其肉頃刻都盡繼勦旣誅凡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宣山實洎等專之也於是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全贇以上江兵入援全贇擁十萬眾屯湖口諸將請乘江漲速下全贇曰我今前進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柰何乃以書召南都畱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以病遷延

不行全贊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全贊不從詔以嶺  
表之俗疾不呼醫自皇化攸及始知方藥商人齋生藥  
度嶺者勿算六月辛亥河決頓邱辛酉前鳳翔節  
度使太師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卒輟三日朝官給葬  
事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凡八十三  
日乃滅丁卯曹彬等敗江南兵於城下秋七月辛  
未朔日有食之宋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初江南捷書累至  
邸吏督李從鑑入賀潘慎修以爲國且亾當待罪何賀  
也自是羣臣稱慶從鑑卽奉表請罪帝嘉其得禮遣中  
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鑑還

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 遼黃龍

府衛將燕頗般都監彊瑯以叛遣敵史

國語解云官府之佐吏也耶

律曷里必討之 左司員外郎權知揚州侯陟受賕不

法爲部下所訟追赴京師陟素善參知政事盧多遜私

遣人求哀時金陵未拔帝以南土卑濕秋暑軍多疫議

令曹彬等還屯廣陵休士馬爲後圖多遜爭不能得會

陟新從廣陵來多遜致令上急變言江南事陟時被病

帝令皇城卒掖入見卽大言江南平在旦夕陛下柰何

欲罷兵願急取之臣若誤陛下願夷三族帝屏左右召

升殿問狀遽寢前議赦陟罪不治八月甲辰復以陟判

吏部流內銓 癸亥丁德裕言敗江南軍於潤州城下

九月壬申帝狩近郊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  
殺之既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  
自是遂不復獵 遼耶律曷里必敗燕頗於治河遣其  
弟安搏追之燕頗走保兀惹城安搏乃還以其餘黨千  
餘戶城通州 初江南間有宋師國主以京口要害擢  
素所親任侍衛都虞候劉澄爲潤州畱後臨行謂曰卿  
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泣涕辭  
歸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當散此以  
圖勲業國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



出兵掩之澄不旨國主尋命凌波都虞候盧絳引所部  
舟師八千來援時澄已通降款徐謂絳曰聞者言都城  
受圍日久若都城不守守此何爲絳亦知城終陷遂潰  
圍而出戊寅澄帥將吏開門請降潤州平 李從鑑至  
江南諭帝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以爲城守甚固北  
軍旦夕當自退國主乃止李穆還帝復命諸將進兵及  
潤州平外國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道士周惟簡  
常以冠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  
薦惟簡復召爲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  
京師時國主方督朱全贇舉湖口兵入援謂鉉曰汝旣

行卽當止上江援兵鉉曰臣此行未必有濟域中所恃者援兵耳柰何止之國主曰方求和而復召兵汝豈不危鉉曰當置臣於度外耳國主泣下又親寫十數紙題寫奏目令惟簡乘閒求哀欲謝政養病冬十月己亥曹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於是大臣亦先白帝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帝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旣而鉉入朝仰而大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帝徐召升殿使畢其說鉉曰煜事陛下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

鉉不能對惟簡尋以奏曰進帝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

亦不曉也帝雖不爲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

時壬寅鉉等辭歸江南

〔攷異〕陸游南唐書國主兩遣徐鉉等求緩兵載在朱全贊死後

據長編則初遣在十月其時至贊未死再遣則在十一月也今從之

辛亥詔郡國令佐

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才異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詣闕

丁巳遣使修洛陽宮室帝始謀西幸也江南國復遣

使貢銀五萬兩絹五萬匹乞緩師朱全贊自湖口以

眾援金陵號十五萬縛木爲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

千人將斷采石浮梁會江水涸戰艦不能驟進王明屯

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帝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

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以疑之己未全贇獨乘大航高十  
餘重上建大將旗旛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  
揮兵急攻之全贇以火油縱燒遇軍不能支俄而北風  
反焰自焚其眾不戰自潰全贇惶駭赴火死禽其戰棹  
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  
愈危蹙矣（按選宋史本紀及長編皆云禽全贇於皖口今從南唐書作自焚死江南野錄作戰於虎  
歸洲今從南唐書作皖口監察御史劉蟠性清介寡合頗任數設  
詐以卜人主之遇蟠時領染院乙丑駕臨幸蟠伺帝將  
至輒衣短衫衣芒屨持挺以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  
帝以爲能勤其官賜錢二十萬遼主還自頻蹕淀是

月釣魚於土河 十一月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  
國主復遣入奏辛未對於便殿鉉言李煜以被病未任  
朝謁非敢拒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  
帝與反覆數四鉉聲氣愈厲帝怒因案劔謂鉉曰不須  
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它人  
鼾睡乎鉉惶恐而退帝復詰責惟簡惟簡甚懼乃言臣  
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煜彊遣臣來耳臣素聞終南  
山多靈藥它日願得棲隱帝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  
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於湖口 先是曹彬等列三  
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圖上帝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

此宜漢溝自固江南人必以夜來寇亟語曹彬等并力  
速成之不然將爲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  
輔草詔令徙置戰棹使者食已卽行彬等承命自督丁  
夫掘塹塹成丙戌江南果夜出兵五千襲北寨人持一  
炬鼓譟而進彬等縱其至乃徐擊之皆殲焉又獲其將  
帥佩符印者凡十數人 金陵被圍自春徂冬居民樵  
采路絕曹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國主曰城必破矣宜  
早爲之所國主約先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旣而  
久不出彬日遣人督之且曰郎君不須遽適若到寨卽  
四面罷攻矣國主終惑左右之言但報云仲寓趣裝未

辦彬又遣告曰稍遲卽無及矣國主不聽先是帝數遣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鬪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愈願諸公共爲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疾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爲誓翌日彬卽稱愈

及異曲南齊聞云太祖取江南戒曹泰王潘鄭王曰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矣案金陵之破不妄殺人也由曹彬稟承詔旨不待臨城批詔也今從長編

乙未金陵城破

將軍呂彥馬誠信及弟承俊帥壯士巷戰死勤政殿學士豫章鍾蒨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初陳

喬張洎同建不降之議事急又相要同死然洎實無死  
志於是攜妻子及橐裝入止宮中引喬同見國主喬曰  
臣負陛下願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詰責請以臣爲辭國  
主曰氣數已盡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何面目見  
士人乎遂自經死洎曰臣與喬共掌樞務國亡當俱死  
又念陛下入朝誰與陛下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  
待也發異談苑載喬編於視事廳洎猶不知又云國主求喬不得或告洎以爲喬已北降明年乃得喬尸  
九國志謂洎與喬同升閣喬自縊死洎視其氣絕乃下  
案陸游南唐書喬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  
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此與談苑所載  
略同是喬未嘗與洎同升閣而先死也張洎肯陳喬之  
約國亡不死事宋爲顯官復以險諛見譏惡之者或甚  
其詞耳東都事略祇云城陷喬死之洎不能死得其實



矣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先見潘美設拜美荅之次拜彬彬使人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敢荅卽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積薪宮中約盡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數當厚自齎裝旣爲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欲取梁迥田欽祚等諫曰倘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而不荅迥等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又遣兵百人爲輦載輜重煜方憤歎國亡無意蓄財頗以黃金分賜近臣彬旣入金陵申嚴禁

暴之令士大夫保全者甚眾仍大搜於軍無得匿人妻子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案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惟圖籍衣衾而已 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帝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卽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 辛丑赦江南管内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僞署文武官吏見釐務者竝仍其舊 令太子洗馬河東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 己未以恩赦侯劉鋹爲左監門衛上將軍改封彭城郡公

遼大丞相高勳契丹行宮都部署尼哩席寵放恣及遼主之姨母保母勢薰灼一時納賂請謁門若賈區北院樞密使耶律賢適患之言於遼主不報賢適請以疾辭職不許令鑄手印行事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判

門下省與判吏部流內銓侯陟不協陟所注擬祐多駁

正陟訴於盧多遜多遜初爲學士陰傾宰相趙普累諷

祐助已祐不聽多遜不悅癸亥祐坐陟事黜爲鎮國行

軍司馬

攷異司馬光日記云祐坐以百口保大名節度使符彥卿非跋扈逆上意故貶蓋誤也開寶三

年彥卿已徙鳳翔

先是帝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果

令諭旨於其王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

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卽當復還不久畱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會言乎崔仁冀亦告倣曰上英武所向無敵天下事勢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倣泯然之甲子遼遣耶律烏鎮舊作烏正今改來賀正旦亦遣使報之丁卯吳越王俶請以長春節朝覲許之

九年

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

遼保寧八年春正月辛未曹彬遣翰林副

使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四十五人來獻帝御明德門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竝釋之各賜冠帶器幣鞍勒馬有差時有司議獻俘禮如劉鋹帝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宜煜初以

拒命頗懷憂恚守文謂煜曰國家止務恢疆土致太平  
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乃安徐鉉從煜至京師帝責以  
不早勸煜歸朝聲色俱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滅  
罪固當死不當問其它帝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賜  
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  
其圍城中召援兵蠟書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爲犬  
吠非其主此其一耳它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  
變帝初欲殺洎及是奇之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  
我無替昔日之忠也 乙亥以李煜爲右千牛衛上將  
軍封違命侯其子弟宗屬悉授官丙子以煜司空知左

右內史湯悅爲太子少詹事左內史侍郎徐鉉爲太子  
率更令右內史舍人張洎爲太子中允餘授官有差  
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於南郊 壬午濟州團  
練使李謙溥卒 癸未命翰林學士李昉閱諸道所解  
孝弟力田及有文武材幹者四百七十八人於禮部貢  
院所業皆無可采而濮州所薦居其半帝召問於講武  
殿率不如詔猶自言習武試以騎射則皆隕越顛沛帝  
曰止可隸兵籍耳眾皆號泣求免乃悉罷之劾官司濫  
舉之罪 二月己亥羣臣再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  
平帝曰燕晉未復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羣臣請易以

立極居尊許之 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曹  
彬爲樞密使領忠武節度樞密領節度自彬始山南東  
道節度使潘美爲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美始李  
漢瓊劉遇田欽祚梁迥李繼隆竝晉秩有差賞江南之  
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勑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句  
當公事同時人嘉其不伐彬之行帝許彬以使相爲賞  
及還語彬曰使相品位極矣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  
賜錢五十萬彬至家見布錢滿室歎曰人生何必使相  
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攷異東都事略曹彬傳云彬之出師也太祖詔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使潘美豫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

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已而還朝獻俘太祖曰本除卿使相對繼元未下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哂太祖覺之遽詰所以美不能隱遂以前對太祖亦大笑乃賜錢二十萬長編載帝語彬曰汝爲使相品位極矣有復力戰邪且徐之彬怏怏而還案太祖語似譙讓不當於酬庸時遽作此言且彬自知不卽得使相又何至怏怏也今

剛正

己未吳越國王俶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

惟濬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視供帳之具及至卽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俶所貢奉亦增倍於前帝初卽位召供備庫副使魏丕謂之曰作坊久積弊其爲我整理之卽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盡力居八年乃遷正使帝連歲征討修辦器械皆精辦三月己巳以丕領代州刺史仍兼作坊庚午命吳越王俶劔



屢上殿詔書不名辛未以倣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  
吳越國王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無封妃之典帝曰行  
自我朝表異恩也帝數召倣及其子惟演射苑中時諸  
王預坐倣拜輒令內侍掖起又嘗令倣與晉王等敘兄  
弟禮倣伏地叩頭固辭乃止帝將西幸倣請扈從不許  
乃畱惟濬侍遣倣歸國宴講武殿謂倣曰南北風土異  
宜漸暑宜早發倣泣請三歲一朝帝曰川塗迂遠俟有  
詔乃來也臨行賜一黃復封識甚固戒倣曰途中宜密  
觀及啟之則皆羣臣請畱倣章疏也倣益感懼旣歸每  
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

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爲

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放異五代史記

云倣還國益以器服珍奇爲獻太祖曰此吾帑中物何用獻爲李燾曰太祖待倣甚寵當無此語或傳者誤飾

之遼遣五使廉問四方鰥寡孤獨及貧乏失職者賑

之丙子車駕發京師丁卯次鄭州庚辰帝謁安陵奠

獻號慟左右皆泣旣而登闕臺西北嚮發鳴鏑指其所

曰我後當葬此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復奉陵戶

一年

放異談苑載帝自西京還乃謁安陵誤也今從宋史及東都事略

辛未帝至西

京見洛陽宮室壯麗甚悅召知河南府右武衛上將軍

焦繼勳而獎之加彰德軍節度使以王全斌爲武寧節

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厚賜之

夏四月庚子合祭天地於南郊時雨彌月不止及期始霽禮成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天子有泣下者是日御五鳳樓大赦王寅大宴賜賚有差帝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陳八難帝不從旣畢祀事尚欲畱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閒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

重兵皆在大梁杞木安固已久不可動搖帝亦弗從晉  
王又從容言遷都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  
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非它欲據山河之險而  
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  
帝不荅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  
天下民力殫矣興國二年冬此時但領富州團練使三  
朝聖政錄稱節度使者誤也晉王事據建隆遺事正史闕之

甲辰始下詔東歸

丙午駕發洛陽宮辛亥至東京初李煜既降曹彬令

煜作書諭江南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軍校胡則  
與牙將宋德明殺刺史據城不降詔先鋒都指揮使曹

翰爲招安巡檢使率兵討焉江州城險固翰攻之不克  
自冬訖夏死者甚眾丁巳始拔之時則病甚臥牀上翰  
執縛責其拒命對曰大吠非其主公何怪焉翰腰斬之  
并殺德明遂屠其城死者數萬人所略金帛以億萬計  
攷異夢溪筆談云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  
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欲殺一耆人  
以其妻救之而止此卒夜絕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  
實先是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率乃引王師自西南攻  
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案曹翰圍江州凡五月  
拔之未嘗相持至三年也筆談誤記耳至以李煜爲李  
景尤誤之顯  
然者今不取 是月遣田守奇如遼賀生辰 己未著  
令自今旬假不視事百官休沐 帝以晉王所居地勢  
高仰水不能及六月庚子步自左掖門至其第遣工爲

大輸激金水注第中且數臨視促成其役王性仁孝尹  
京十五年底務修舉帝數幸其府恩禮甚厚嘗病殆不  
知人帝亟往問親爲灼艾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自辰  
至酉至汗洽蘇息帝乃還又嘗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  
帝起送至殿階親掖之王帳下士蒙城高瓊左手執鐙  
以出帝顧見因賜瓊等控鶴官衣帶及器帛勉令盡心  
閒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  
所及也 武寧節度使王全斌卒全斌輕財重士不求  
顯赫之譽寬而容眾軍旅樂爲之用其黜居山郡幾十  
年怡然自得識者多之及卒贈中書令 遷南京畱守

秦王高勳怙寵而驕嘗以南京郊內多隙地請疏畦種  
稻遼主欲從之林牙耶律昆宣言於朝曰高勳此奏有  
異志果令種稻引水爲畦設以京叛官兵何自而入遼  
主疑之不果會寧王質睦之妻私造鴆毒勳亦以毒藥  
餽駙馬都尉蕭默哩事覺秋七月丙寅朔質睦奪爵貶  
烏庫部勳除名流銅州 八月乙未朔吳越國王進射  
火箭軍士 丁未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爲河東  
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爲都監虎捷  
右廂都指揮使楊光美爲都虞候暨牛思進米文義率  
兵分五道伐北漢丙辰師入太原又命忻代行營都監

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 是月女真侵遼賁

德州東境 九月甲子党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下北

漢主求救於遼遼主遣南府宰相耶律沙襲王塔爾舊作

敵烈救之 辛未女真襲遼州五寨剽掠而去 冬十

月帝不豫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是

夕帝召晉王入對夜分乃退癸丑帝崩於萬歲殿時夜

四鼓皇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太

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

王見左押衙榮澤程德元坐於府門叩門與俱入見王

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久不出



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爲它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雪中  
步至宮繼恩止王於直廬曰王姑待此繼恩當先入言  
之德元曰僂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  
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耶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  
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其保  
富貴勿憂也甲寅晉王卽皇帝位羣臣謁見萬歲殿之

東楹號慟殞絕

攷異長編因湘山野錄存燭影斧聲之說元黃潛明宋濂劉儼俱辨其誣程敏

政撰宋紀受終攷其說尤詳李燾撮拾之不審無俟再  
辨矣今刪去雜說祇據宋史正繼恩傳書之蓋太祖平  
日友愛又受命於太后其傳位晉王之意固已素定然  
未嘗明降詔旨故晉王聞召尚有遲疑東都事略太宗  
紀云癸丑太祖崩奉遺詔卽皇帝位此不過仍史家紀  
事之舊例而書之太祖非實有遺詔也建隆遺事蔡梓

直筆諸書其舛誤尤不足辨今以正史覈之遼史景宗紀云宋主匡胤其弟吳自立以自立爲文與嗣位之詞有別矣然猶曰敵國傳聞之誤也宋史太宗紀癸丑太祖崩帝遂卽皇帝位特書曰遂所以別於受遺詔而繼統之君也史以紀實不可湊文周內亦無庸過爲前人掩護讀正史者宜得其定論矣卽位之日在甲寅仍從長編

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詔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羣臣有所論列竝許實封以聞須面奏者開門使卽時引對 庚申以皇弟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廷美爲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皇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昭爲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貴州防禦使德芳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沈倫加右僕射卽

義倫也參知政事盧多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  
曹彬加同平章事樞密副使楚昭輔爲樞密使 十一  
月甲子追冊故尹氏爲淑德皇后越國夫人符氏爲懿  
德皇后尹氏崇珂之女兄帝微時所娶也 丁卯詔齊  
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 庚午以齊州防  
禦使李漢超爲雲州觀察使判齊州仍護關南屯兵洺  
州防禦使郭進領應州觀察使判邢州兼西山巡檢如  
故時瀛州防禦使馬仁瑀監霸州軍擅發麾下兵入邊  
境略奪由是與漢超交惡帝恐生邊釁卽遣使齎金帛  
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解尋徙仁瑀知遼州 詔諸

道轉運使各察舉部內知州通判監臨物務京朝官以  
三科第其能否政績尤異者爲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  
者爲中臨事弛慢所泄無狀者爲下歲終以聞 以供  
奉官薛惟吉爲右千牛衛將軍沈繼宗及鄉貢進士盧  
雍竝爲水部員外郎雍多遜子也起家授官卽與繼宗  
同多遜時方寵幸帝特命之非舊典云 遼遣郎君旺  
陸等使宋弔慰 是月封劉銀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

賜進士第高第書院有都憲高湖北湖廣等處按察使移刺世璠等監軍都尉是元綱集

宋紀九

起柔兆困敦十、二月盡屠維單閼二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運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諱帝

昞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即位二年改今諱太祖同母弟也晉天福四年十月甲辰生於後儀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火及長龍準龍顏望之儼如也性嗜學工文業多甄能仕周至供奉官都知太祖即位以爲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尋領泰寧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行開封尹再加兼中書令封

王晉

太平興國元年

遼保寧八年

十二月甲寅帝御乾元殿受朝

樂懸而不作大赦改元

改罷置公書年號皆以後改者爲定雖易姓之際亦用此例如

漢獻未禪而歲首已繫黃初魏主尚存而春初卽稱泰  
始頗爲後儒所議宋太宗嗣位末逾年而改元若依溫  
公例於丙子歲春卽書太平興國則太祖嫌於不終若  
依綱目例須於丁丑春始書太平興國二年則太宗嫌  
於無始今參用李燾徐乾學之例十一月以前仍稱開  
寶九年屬之太祖紀十二月以後稱太平興國屬之太  
宗紀雖與溫公有異而義例較安且合於前史本紀之  
通例非自我作古也至太宗急於改元本爲失禮朱子  
論此事亦云開國之初一時人才粗疏理會不得明程  
啟政作宋紀受終改曲爲回護殊屬多事今但直書其  
事是非自命太祖子及齊王廷美子竝稱皇子王石魏  
不能辨矣

氏三公主竝稱皇女 丁巳以樞密直學士左正諫大

夫賈琬爲三司副使（改異正諫大夫之名不見於職官志惟長編太宗朝屢見之當是避

太宗名改易後來仍復其舊史家不能具書耳三司置副使自此始 戊午遼

遣蕭巴固濟（舊作哲古馬哲今改）來聘 先是川峽分路置轉運

使峽鹽悉趨荆南西川民乏食太祖遣使劾兩路轉運使罪帝卽位皆釋之於是命西川轉運使申文緯遙兼峽路轉運副使韓可玘兼西川路使鹽筴流通也遼

詔南京復禮部貢院

致異遼史於復貢院不言其設科取士至統和六年始開科舉然林

烱章易水志保寧九年有進士魏璟是旣開貢院南京卽有進士或未及行於它處耳

是月詔

罷河東之師宣徽南院使潘美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

進皆自行營歸闕

致異十國紀年作宋師失利燒營而歸五代史紀十國春秋俱不載此事

今從長編

是歲高麗人金行成始入學於國子監

二年

遼保寧九年

春正月壬戌以大行在殯不視朝

丙寅

命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程能左贊善大夫馮瓚



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錢與金帛同掌歲久儲蓄盈羨始命分之黃中尋出知昇州嘗案行府廨見一室扇鋪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其價值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未著於籍卽表上之帝曰非黃中廉恪則亾國之寶將汚法而害人矣賜錢二十萬 詔中外臣僚無得與民爭利 女眞遣使貢於遼 帝初卽位以疆宇至遠吏員益眾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闕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先是諸道所發貢士凡五千三百餘人命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張洎右補闕石熙

載試進士左贊善大夫侯陶等試諸科戶部郎中侯陟  
監之熙載洛陽人也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名戊辰  
帝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命翰林學士李昉  
扈蒙定其優劣爲三等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  
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人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  
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  
九經七人不中格帝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  
人皆先賜綠袍襍笏錫宴開寶寺帝自爲詩二章賜之  
第一等第二等進士并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  
判諸州同出身進士及諸科並送吏部免選優等注擬

寵章殊異前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多驟帝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及蒙正等解召令升殿諭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仍賜裝錢人二十萬太祖之幸西京也洛陽人張齊賢獻十

策

下并汾富民封建教孝悌舉賢太學精加選良吏懲奸謹刑

太祖召見便坐問之

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太祖善其四策齊賢堅執其餘皆善太祖怒令衛士曳出及還語帝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遂官爵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於是齊賢舉進士帝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在數十人後帝不悅乃召進士盡第二等及九經凡一百三十人

悉與超除

攷異案前言凡五百人此言一百三十人者自一等至第二等及九經所取者也其它第

三等及諸科三傳出身者不在其內意齊賢時在二等故然言悉與超除則是前所云第一第二等進士皆授京官及通判之謂耳後人不攷皆云爲張齊賢一榜盡賜及第非也齊賢雖在數十人後固已及第矣當云爲齊賢二等盡與超除則是蓋爲齊賢故也

吳越國王俶遣其子溫

州刺史惟演來修貢賀登極

乙亥賜鄉貢進士孔士

基同本科出身褒先聖後也

己卯吳越國王妃孫氏

薨詔給事中程羽爲弔祭使

庚辰詔易禁軍舊號鐵

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神衛江

南舊用鐵錢於民不便二月壬辰朔轉運使樊若水請

置監於昇鄂饒等州大鑄銅錢凡山之出銅者悉禁民

采取以給官鑄廢鐵錢悉鑄爲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  
歸附者且除銅錢渡江之禁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癸  
巳命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雷德驥提點開封  
府 甲午建鄂州永興縣爲永興軍 遼遣使來賀卽  
位及正旦 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煜自言其貧乙未詔  
賜錢三百萬煜雖貧張洎頗勾索之煜以白金類面器  
與洎洎意猶不足 北漢胡桃寨指揮使史溫等來降  
己亥吳越王俶以山陵有期遣使來修聘禮 庚子  
帝改名昺詔除已改州縣職官及人名外舊名二字不  
須迴避 丙午始分西川爲東西兩路各置轉運使副

使兵部郎中許仲宣爲西路轉運使考功員外郎滕中正爲東路轉運使中正北海人也 初右監門衛率府副率王繼勳分司西京彊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卽殺而食之以樁積貯殘骨出棄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民甚苦之不敢告帝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卽位會有訴者亟命雷德驥往鞠之繼勳具服所殺婢百餘人乙卯斬繼勳并女僧八人於洛陽市長壽寺僧廣惠常與繼勳同食人肉帝令先折其脛然後斬之民皆稱快 己未詔劉銀李煜常奉外給以它奉 一三月河陽節度使趙普來朝乞赴太祖山陵乙亥授

太子少保留京師 香藥庫使高唐張遜建議請置權  
場局大出官庫香藥寶貨稍增其價許商人入金帛買  
之歲可得錢三十萬貫以濟國用使外國物有所泄帝  
從之一歲中果得錢三十萬貫 戊寅命翰林學士李  
昉等編類書爲一千卷小說爲五百卷 初節度使得  
補子弟爲軍中牙校豪橫奢縱民間苦之帝雅知其弊  
始卽位卽詔諸州府籍其名部送闕下至者凡百人癸  
未悉補殿前承旨以賤職羈縻之 己丑置威勝軍許  
遼人互市 〔攷〕威勝軍九域志云治銅鞮縣隆平集  
則云以潞州亂柳九圍中爲軍未詳孰是  
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人乞賜

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 北漢乞糧

於遼是月遼主命以粟二十萬斛助北漢先是遼主使

烏珍塔爾分治南北院善課農田年穀屢稔故能經費

有餘恤北漢之匱北漢賴之攷異丁國春秋作三十萬斛今從遼史 夏

四月甲寅遼遣鴻臚少卿耶律敞等來助葬 乙卯葬

英武聖文神德皇帝於永昌陵攷異張異雲谷雜記太祖自爲陵名曰永昌此

蓋因太祖躬謁安陵卽自定陵地而傳會之據長編諸書俱不言太祖自定陵名今闕之 賑延州

饑 是月作景福殿 詔恤刑自是每歲常舉行之

帝厲精求治前詔轉運使攷案諸州凡諸職任第其優

劣尋復遣使分行諸道廉察官吏五月壬戌詔罷其罷



輒情慢者 安遠節度使向拱武勝節度使張承德橫  
海節度使張美鎮寧節度使劉廷讓以帝初卽位竝來  
朝癸亥以拱承德竝爲左衛上將軍美爲左驍衛上將  
軍廷讓爲右驍衛上將軍 丙寅詔繼母殷夫前妻子  
及婦者同殷人論 庚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於遼  
右贊善大夫穆被副之將至境聞朝議興師伐北漢仲  
甫知北漢倚遼爲援遲留未敢進飛奏俟報有詔遣行  
旣至遼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眞驍將如進之比凡  
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遼  
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命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

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謂左右曰仲甫遠使絕域練  
達機宐可謂不辱君命矣 甲戌以十月十七日爲乾  
明節 初曹翰屠江州民無噍類其田宅悉爲江北賈  
人所占詔長吏訪其民之鄉里疏遠親屬給還之知州  
張霽受賈人賂不盡與民民訴其事壬寅霽挾杖流海  
島 己卯祔太祖神主於太廟廟樂曰大定之舞以孝  
明皇后王氏配又以懿德皇后符氏淑德皇后尹氏祔  
別廟 己丑女眞二十一人請受職於遼遼主授宰相  
以下諸職有差 六月乙未以保安等縣有黑蟲夜食  
桑葉免其桑稅 遼喜袞召自貶所適見遼主荅北漢

主書詞意卑遜喜袞曰本朝於漢爲祖書旨如此恐虧  
國體遼主睦之丙辰以爲北面招討使 秋七月庚申  
朔回鶻貢於遼 癸亥河決溫縣滎澤命客省使任城  
翟守素塞之乙丑河決頓邱及白馬旋遣左衛大將軍  
李崇矩案行河勢繕治河隄蠲被水田租 丙子遼遣  
使助北漢戰馬 閏月庚寅朔以陳洪進將入朝遣翰  
林使程德元往宿州迎勞之 丁未以平南軍爲太平  
州 己酉遣翰林學士李昉使吳越 初天雄節度使  
兼侍中李繼勳以疾求歸洛陽許之復上表乞骸骨庚  
戌授太子太師致仕繼勳以質直稱性儉嗇唯奢於奉

佛與太祖有軍中之舊故特承寵遇後月餘卒贈中書  
令追封隴西郡王諡莊武 丁巳有司上諸州所貢閏  
年圖故事每三年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皆上尚書  
省國初以閏爲隄所以周知山川之險易戶口之眾寡  
也 梅山峒蠻首領苞漢陽等劫掠商人禁之不止命  
翟守素發潭州兵往討先以詔諭之漢陽拒命八月癸  
亥詔守素進師時霖雨彌旬弓弩解弛守素令削木爲  
弩賊掩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 丙  
寅陳洪進入見於崇德殿禮遇優渥賜錢千萬白金萬

兩絹萬匹

攷異宋史作乙丑平海軍節度使  
陳洪進來朝今從長編爲丙寅

帝初卽

位以少府監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時趙普爲  
節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事多爲普所抑保寅心不能  
平手疏乞罷節鎮領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隸京師長  
吏得自奏事於是虢州刺史許昌裔訴保平軍節度使  
杜審進闕失事詔左拾遺李瀚往察之瀚因言節鎮領  
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  
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帝納瀚言戊辰詔諸  
州竝直屬京師天下節鎮無復有領支郡者矣攷異王  
林燕翼

貽謀錄言唐末藩鎮諸州聽命帥府如臣之事君太平  
興國二年三月右拾遺李翰極言其弊太宗始詔藩鎮  
諸州直隸京師長吏自得奏事  
長編載於八月翰作翰今從之

九月辛卯作崇聖殿

吳越王俶入朝先遣其子惟濬來貢壬辰詔戶部郎中侯陟至泗州迎勞之及惟濬至賜賚無算 唐天祐中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錢爲百後唐天成中又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宋初因漢制其輸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爲百者丁酉詔所在悉以七十七錢爲百每千錢必及四斤半以上禁江南新小錢民先有藏蓄者悉令送官官據銅給其直私鑄者棄市 癸卯關南巡檢應州觀察使李漢超卒帝甚悼之廢朝贈太尉忠武節度使遣中使護喪歸葬 帝屬意戎事每朝罷親閱禁卒命築

講武臺於城南之楊邨癸亥大閱帝與文武大臣從官等登臺而觀命天武左廂都指揮使京兆崔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節其進退每案旗指縱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帝悅卽以金帶賜翰曰此朕藩邸時所服者也容州舊貢珠太祖平劉鋹詔廢媚川都及禁民采珠至是復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衣服丙辰帝始狩於近郊作詩賜羣臣令屬和國子監主簿郭忠恕泚杖配隸登州禁錮忠恕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譏帝怒故有是謫忠恕行至臨邑卒丁巳吳越王遣使乞呼名不

允 冬十月辛酉命左衛大將軍李崇矩爲邕貴潯橫  
欽寶等州都巡檢使未幾徙瓊崖儋萬麾下軍士咸憚  
於從行崇矩盡出器皿金帛凡直數百萬悉分給之眾  
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崇矩悉至洞穴撫諭以己財遺其  
酋長眾皆懷附在嶺表及海上四五年恬然不以炎荒  
嬰慮舊涉海者多艤舟俟風或旬餘或彌月崇矩往來  
皆一日而渡未嘗畱滯從者亦皆無恙人謂崇矩純德  
之報云 遼遣使來賀乾明節 己巳羣臣請舉樂表  
三上從之 壬申女眞遣使貢於遼 是月初權酒酤  
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旣遼司天奏日當食不虧



庚寅日南至帝始受朝 甲午命監察御史李濱閣

門祗候鄭偉爲契丹正旦使 己亥天平節度使兼中

書令石守信罷節度爲守中書令西京畱守守信在西

京好營佛寺驅督峻急而不給傭直民甚苦之 馬軍

都指揮使党進出爲忠武節度使進掌禁衛凡十二年

徼巡京師閭巷有畜奇禽異獸者進或見必命左右取

放之罵曰買肉不供父母反飼禽獸乎嘗爲杜重威家

奴重威子孫貧賤進分月奉錢給之人亦以此稱焉

戊戌遼以吐谷渾叛入太原者四百餘戶命招討使喜

袞索而還之 癸卯遼主祠木葉山 十二月丁巳朔

試諸州所送天文術士隸司天臺無取者黥配海島

戊辰遼主獵於近郊以所獲祭天 癸酉詔定晉州禁

法私煮及私販易者罪有差 辛巳高麗國王佃遣其

子元輔來貢賀登極 壬午遼遣太僕卿

攷異遼史作太僕今從長

編特爾格舊作迭烈禮賓副使王英來賀明年正旦

靈州通遠軍界諸蕃族剽略官綱詔知靈州通遠軍使

董遵誨討之遵誨分將出兵諸蕃族大懼盡歸所掠肉

袒請罪遵誨卽慰撫之自是各謹封界秋豪不敢犯帝

命遵誨兼領靈州路巡檢在通遠軍凡十四年 是冬

北漢邊侯言晉潞邢洺鎮冀等州皆治戎器及攻城之

具又轉漕芻粟北漢主甚恐

三年

遼保寧十年

春正月丙戌朔不受朝羣臣詣閣賀北

漢主遣其子續爲質於遼納重幣以求援甲午命絳

州浚汾河京西轉運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

堰回白河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達於京師以通襄潭

之漕帝壯其言而聽之戊戌發兵役數萬分遣使護其

役塹山堙谷歷博望羅渠小祐山凡百餘里逾月抵方

城地高水不能至又增役以致水然終不可通漕會山

水暴漲石堰壞河竟不克就辛丑浚廣濟惠民河及

蔡河又治黃河隄丁未浚汴口己酉命翰林學士李

昉等修太祖實錄直學士院湯悅等修江表事迹 癸  
丑遼主如長樂初遼主知翰林學士室昉有理劇才改  
南京副留守決獄平允人皆便之累遷工部尚書樞密  
副使參知政事至是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  
門下平章事 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僅一萬二千餘卷  
及平諸國盡收其圖籍惟蜀江南爲多凡得蜀書一萬  
三千卷江南書二萬餘卷又下詔開獻書之路於是三  
館篇帙大備帝臨幸三館惡其湫隘顧左右曰此豈可  
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邪卽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  
北別建三館其制皆親所規畫輪奐壯麗甲於內庭二

月丙辰朔賜名崇文院盡遷舊館書以實之正副本凡  
八萬卷 甲子罷昌州七井虛額鹽有司言昌州歲收  
虛額鹽萬八千五百餘斤乃開寶中知州李佩掎斂以  
希課最廢諸井薪錢額外課民鬻鹽民至破產不能償  
多流入它郡而積年之征不可免詔悉除之

按異寶訓言轉運使

請均於民作兩稅太宗盡令罷之與此所載不同攷會  
貨志亦無此語意有司與轉運使所言各不同而帝但  
從除虛額鹽不從均兩稅邪抑有司即指轉運使而所  
託有詳略邪但均作兩稅於民則昌井鹽法全異即更  
除虛額會貨志亦必載明不應但如是而已又攷本紀  
亦止書甲子罷昌州七井虛額鹽則知必無均作兩稅  
之事矣

庚午回鶻貢於遼

辛未幸崇文院觀書令

親王宰相檢閱問難復召劉鋹李煜縱觀謂煜曰聞卿

在江南好讀書此中簡策多卿舊物近猶讀書否煜頓  
首謝因賜飲中堂盡醉而罷以吳越王俶將至癸酉  
命四方館使梁迥往淮西迎勞之旋遣其子淮海鎮東  
節度使惟濬至宋州迎省三月乙酉朔貝州清河民  
田祚十世同居詔旌其門閭復其家庚寅遼主致祭  
於顯陵癸卯殿前都虞候秦寧軍節度使李重勳卒  
重勳與太祖同事周祖謹厚無矯飾太祖甚重之故擢  
委兵柄始終無易贈侍中己酉吳越王俶入見於崇  
德殿寵賚甚厚卽日賜宴於長春殿俶僚佐崔仁冀等  
皆預坐以閑廐使閤門祇候陳從信爲左衛將軍充

樞密院承旨翰林使程德元爲東上閤門使兼翰林司  
公事供奉官大名柴禹錫爲翰林副使清池弭德超爲  
酒坊副使皆以藩邸舊恩也 夏四月乙卯朔召華山  
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年百餘歲隱居華  
潼谷中與同縣陳搏齊名然少微專奉科儀搏嗜酒放  
曠雖居室密邇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元芝  
等獻帝畱數月遣還 己巳女真遣使貢於遼 己卯  
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用幕僚南安劉昌言之計上表獻  
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  
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 癸未以陳洪進爲武寧節

度使同平章事旋以洪進子文顯爲通州團練使仍知  
泉州文顯爲滁州刺史仍知漳州 五月乙酉朔御乾  
元殿受朝詔赦漳泉管內給復一年 初吳越王俶將  
入朝盡輦其府寶而行逾巨萬計俶意求反國故厚其  
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帝遂畱俶不遣凡三十  
餘請不獲命會陳洪進納土俶恐懼乃籍其國甲兵獻  
之復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  
職寢書詔不名之制且求歸本道不許俶不知所爲崔  
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  
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



羽翼乃能飛去耳

汲異陳水記間以勸納士爲周仁冀事當是傳寫之譌今從長編及宋史

俶遂決策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帝御乾元殿受朝如冬正儀俶朝退將吏僚屬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兵十一萬五千三十六 丙戌命考功郎中范旻權知兩浙諸州事旻初自淮南歸朝帝謂曰江淮之間輦運相繼卿之功也將用爲翰林學士盧多遜言杭州初復非旻不可治帝乃謂旻曰卿且爲朕行卽當召卿矣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眾賦斂苛暴雞魚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少者數十多者至

五百餘訖於國除民苦其政旻既至悉條奏請調除之  
詔從其請 丁亥徙封錢俶爲淮海國王以其子惟濬  
爲淮南節度使惟治爲鎮國節度使孫承祐爲泰寧節  
度使崔仁冀爲淮南節度副使 戊子詔赦兩浙諸州  
給復一年 壬寅定難節度使李克勣卒以其子繼筠  
襲職 遼主之在藩邸也馬羣侍中尼哩舊作女  
里今改傾心  
結納及卽位以翼戴功累加守太尉北漢主聞其見信  
任遇生日必致禮尼哩素貪與同列蕭阿布達舊作阿  
不底今  
改竝以賄聞時人有氈裘爲臬耳子所著者或戲曰若  
尼哩蕭阿布達必盡取之傳以爲笑其貪猥如此至是

坐藏甲五百屬有司案詰會追泊賊殺蕭思溫者尼哩  
及高勳皆預其謀癸卯賜尼哩死遣人誅勳於流所以  
勳之產賜思溫家尼哩無它長唯善識馬嘗行郊野見  
數馬迹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己馬易之已而果然

六月己未遼主如沿柳湖 戊辰詔自今乘驛者皆給

銀牌 秋七月乙酉以振武節度使殿前都虞候白進

超爲殿前副都指揮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楊信病歿故  
也信晚歲病瘖而能治軍進超無殊功以謹密見擢

壬辰隴西郡公李煜薨報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

李後主之卒乞書多言賜鳩非善終或云太宗使徐鉉  
私見煜煜太息稱當初悔殺潘佑及太宗問鉉鉉不敢

隱因有來機樂之賜或云後主作小詞有一江春水向  
東流之句太宗惡之未幾遇鴆然長編及宋史世家柯  
氏新編皆不書蓋闕疑慎言之意也今亦不取初鄭彥華之子文寶仕煜為校  
書郎歸朝不復敘故官煜時在環衛文寶欲一見慮守  
者難之乃披蓑荷笠為漁者既得入因說煜以聖主寬  
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為它慮議者歎其忠焉 中元  
節張燈詔有司於淮海王俶第前設燈上陳聲樂以寵  
之 丁未以廬州無為監為無為軍 庚戌改明德門  
為丹鳳門 遼享於太祖廟 帝先詔權罷貢舉復恐  
場屋閒有畱滯者八月詔諸州去年已得解者除三禮  
三傳學究外餘並以秋集禮部 癸丑滑州黃河清

丙辰詔兩浙發淮海王俶總麻以上親及所管官吏悉歸闕凡舟千四百艘所過以兵護送之於是俶子惟治悉奉兵民圖籍帑廩管籥授知杭州范旻與其弟惟演等皆赴闕詔遣內侍勞於近郊壬申對於長春殿各賜衣帶鞍馬器幣 甲戌羣臣請上尊號曰應運統天聖

明

（攷異）東都事略作聖明今從長編及宋史

文武皇帝許之

九月甲申朔

帝御講武殿覆試禮部合格人進士加論一首自是常以三題爲準得渤海胡旦以下七十四人乙酉得諸科七十人竝賜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授官如二年之制故事禮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 遼東京畱

守平王隆先聰明博學其在東京薄賦省刑卹鰥寡數

薦賢能之士人多稱之其子陳格

舊作陳哥今改

與渤海官屬

謀殺其父舉兵作亂遼主命輟裂陳格以徇己亥改

杭州衣錦軍爲順化軍冬十月癸丑遼遣太僕卿耶

律諧理等來賀乾明節庚申車駕幸武功郡王德昭

邸遂幸齊王邸賜齊王銀萬兩絹萬匹德昭德芳有差

司農寺丞孔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爲文帝召見問以

孔子世嗣擢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辛酉詔免其家

租稅孔氏以聖人後歷代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

田遂抑爲編戶至是特命免之帝初卽位幸左藏庫

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  
心勞慮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於是分左藏北庫爲內  
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改封樁庫爲景福內  
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  
時用度有缺復賦斂於民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初本  
祖別置封樁庫嘗密謂近臣曰石晉割幽薊以賂契丹  
使一方之人獨隄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  
五十萬卽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  
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  
攻取耳會宴駕不果

攷契王曾筆記云左藏北庫卽封樁庫太宗改名北藏北庫後改名

丙藏庫李燾曰內藏庫實分左藏北庫爲之非封樁庫也而封樁庫別改名景福內庫并屬內藏疑王曾誤矣封樁庫但藏存歲國用羨餘之數亦安得十數年開金帛遂如山乎金帛如山固當是左藏北庫蓋僭僭儲蓄竝入左藏其北庫金帛山積宜也王曾云僭僭儲蓄悉入封樁正緣誤指左藏北庫卽爲封樁庫耳又案宋敏求東京記云國初置景福內庫太平興國三年改名內藏相對有封樁庫景德四年賜名內藏西庫別有景福殿庫隸焉敏求以內藏庫卽景福庫與國史不同或敏求誤所云封樁庫則是眞宗時別以新衣庫爲之者非王曾所記太祖時封樁庫也別有景福殿庫亦隸內藏旣云別有又恐非太宗所改景福內庫矣然職官志載內藏庫在銀臺門外又有西庫景福殿庫隸焉與敏求所記蓋同今但以倉貨志爲據

遼南京

畱守燕王韓匡嗣入權樞密使遼主命其子德讓代之德讓有智略喜建功立事屢代其父爲畱守遼人以爲榮十一月乙未親享太廟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御



丹鳳樓大赦受冊尊號於乾元殿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竝以四祖迭配帝卽位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於是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庚子幸齊王邸 丙午以郊祀中外文武加恩 初

閤門祇候浚儀王侁使靈州通遠軍還言主帥所用牙兵率桀黠難制慮歲久生變請一切代之帝因遣侁調發內地率往代戍卒聞當代多願畱侁察其中有拒命者斬以徇卒皆惕息遂將以還 三司所掌諸案以商稅胄麴末鹽四案爲繇劇十二月丙辰各置推官命左贊善大夫張仲容等分領之諸案尋皆置推官或置巡

官悉以京朝官充 帝之尹開封也薊人宋琪以左補  
闕爲推官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宗矩  
善多游其門帝惡之白太祖出琪知隴州移閬州帝卽  
位由護國節度判官召赴闕程羽等先自府邸攀附至  
顯要琪爲所中久不得調丁巳帝召見詰責琪拜謝請  
悔過自新乃授太子洗馬 乙丑御講武臺觀飛仙軍  
人發機石射連弩帝將伐北漢先習武事也 庚午臘  
有司請備冬狩之禮帝從之謂左右曰禽荒有戒朕今  
順時蒐狩爲民除害非敢以爲樂也 甲戌改永興軍  
爲興國軍 戊寅遼遣蕭巴固濟等來賀明年正旦

時諸州貢舉人並集會將親征河東罷之自是每閒一  
年或二年乃行貢舉 初陳洪進納土帝旣命其子文  
顯知泉州畱後議擇能臣關掌州事起復殿中丞南頓  
喬維岳爲通判維岳始至會草寇十餘萬來攻城城中  
兵才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城焚庫  
而遁維岳抗議以爲朝廷任以綏遠之寄今惠澤未布  
盜賊連結反欲屠城焚庫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堅守  
會兩浙西南路轉運使馮翊楊克讓自福州率屯來救  
圍遂解監軍王繼昇率精兵追擊禽其魁械送闕下餘  
寇悉平承矩繼筠之子也 是冬遼主駐金川御琬郎

君耶律呼圖

舊作虎  
古今改

從聘宋還言於遼主曰宋必取河

東當先爲之備韓匡嗣曰何以知之呼圖曰是不難知

也四方僭號之國宋皆并取唯河東未下耳今宋講武

習戰意必在漢矣匡嗣詆之曰寧有是耶卒不設備

四年

遼乾亨  
元年

春正月帝召樞密使曹彬問曰周世宗及

我太祖皆親征太原而不能克豈城壁堅完不可近乎

彬對曰世宗時史超敗於石嶺關人情震恐故師還太

祖頓兵甘草地中軍人多被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壘不

可近也帝曰我今舉兵卿以爲何如彬曰國家兵甲精

銳人心忻戴若行弔伐如摧枯拉朽耳帝意遂決宰相

薛居正等曰晉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  
以致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盡驅其人  
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  
以關土舍之不足以爲患願陛下熟慮之帝曰今者事  
同而勢異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爲今  
日事也朕計決矣 丁亥命太子中允張洎著作郎句  
中正使高麗告以北伐遣常參官分督諸州軍儲赴太  
原庚寅以宣徽南院使潘美爲北路都招討制置使命  
崔彥進李漢瓊曹翰劉遇各攻其城之一面遇以次當  
攻其西面而西面直北漢主宮城尤險惡遇欲與翰易

地翰弗可遇必欲易之議久不決帝慮將帥不協乃諭翰曰卿智勇無雙城西面非卿不能當也翰始奉詔

辛卯命雲州觀察使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西上閤門使田仁朗閤門祇候供奉官劉緒案行太原城四面壕寨閱視攻城梯衝器用 遼主聞宋師討太原歎

曰呼圖殊能料事朕與匡嗣慮不及此乃遣玳瑪舊作捷馬

今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

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癸巳以樞

密直學士石熙載簽署院事簽署樞密院事自熙載始

攷異宋史宰輔表作簽署蓋史臣避英宗諱追改非當時本稱也端拱元年楊守一二年張遜景德元年馮拯

竇食台通鑑 卷九 三

陳堯安三年韓崇訓馬知節天禧四年曹瑋明道二年  
王德用除簽署太平興國八年張齊賢王沔除同簽署  
史皆易以書  
字今並改正 乙未宴潘美等於長春殿帝親授方略

以遣之時劉鋹及淮海王俶武寧節度使陳洪進等皆  
與鋹因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  
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爲  
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賞賜甚厚 丁酉命河北轉運使  
侯陟與陝西北路轉運使雷德驤分掌東西路轉運使  
事 癸卯新渾儀成司天監學生張思訓所勑也置文  
明殿東南之鐘鼓樓以思訓爲渾儀丞舊制日月晝夜  
行度皆人運轉新制成於自然尤精妙焉 二月丁卯

北漢乞援於遼遼命南府宰相耶律沙爲都統冀王塔

爾爲監軍赴援又命南院大王色珍以所部從樞密副

使穆濟

舊作抹只今改

督之

丙辰命宰相沈倫爲東京留守

兼判開封府事宜徽北院使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樞

密承旨陳從信副之帝初卽位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

必取之至是欲以廷美掌畱務開封府判官呂端言於

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

扈從若掌畱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請行端餘慶弟也

甲子車駕發京師戊辰次澶州臨河主簿宋捷道旁

獻封事帝見其姓名喜曰我師捷矣卽以爲將作監丞



攷異李攸宋朝事實作太僕寺丞宋捷掌山納行在軍  
儲迎調道左東都事略亦作太僕寺丞據談苑則捷迎  
謁道左止官臨河主簿特擢將作監丞故襄陽閒評譏  
其以姓名而竊爵祿也然談苑以爲北敵入邊太宗幸  
大名府方渡河而宋捷來獻封事則又屬誤記事略  
作駕次澶州因征劉繼元時事也今從長編酌書之  
己巳次德清軍命行在轉運使河南劉侔兼句當北  
面轉運使事遣均州刺史臨洺解暉尚食使折彥質攻  
隆州 甲戌次邢州以唐州團練使曹光實知威勝軍  
事光實入告願提一旅之衆奮銳先登帝曰資糧事大  
亦足宜力也 丙子以潞州都監陳欽肸知威勝軍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